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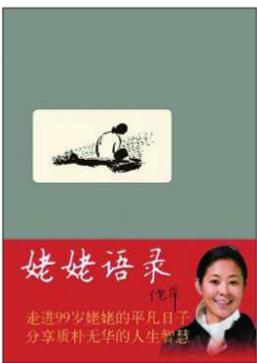
青未了·连载



著名主持人倪萍感怀五十年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日子

6

姥姥说：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是苦的



《姥姥语录》

◆出版社：中华书局
◆作者：倪萍

来自著名主持人、演员倪萍心底的一则则姥姥与外孙女之间爱的故事。倪萍带领读者走进她99岁姥姥的平凡生活，追忆与姥姥一起走过的有泪有笑、有滋有味的日子，细述老人生命中的最后乐章，分享她那些看似平常却让人终生受用的生活大智慧。

我开始收拾箱子，订机票了。去跟导演请假，又是说了半天一个字没说出来。我像孤儿一样，无助地站在导演面前，好像这个世界上我不再有亲人了。不至于吧？都快五十岁的人了，应该清醒地知道，死去的人是不知疼的，可我是活人啊，我知道疼啊！我过不去这道坎儿，为什么养育了我们一辈子的姥姥要被我们烧了呢？我无知，但谁知道呢？我终于还是没去。哥哥说，抬着姥姥的遗体从六层下楼梯去火葬场的时候，担心殡床太长在楼梯拐弯处不好拐。结果他看见拐弯的时候姥姥把腿翘起来了，很自然地拐过去了。真神了！哥哥还说，那天的姥姥特别漂亮，满脸的笑容。哥哥是个最实在的国家干部，说话最诚实，怎么会迷信呢？他是真的看见了，我也真的相信了。姥姥死了都怕麻烦别人。姥姥说：“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是苦的，帮着别人自己心里是甜的。给人一座金山是帮，给人一碗

水喝也是帮。你帮了别人，早晚人家也会帮你，不信你试试？这一辈子你试不出来，下一辈子你孩子也能试出来。”哥哥说去的人很多，和姥姥有关的人都去了。只有我，被姥姥称为认识了五十年的老朋友没有去为她送行。我不能原谅自己不去和姥姥见最后一面。逃避苦难，灾难，困难的人都是自私的人，我和姥姥都不喜欢这种人。可谁愿意面对黑暗？谁天生就能承受？我做了一次姥姥不喜欢的人。可是姥姥分明在送行的人群中看见我了。姥姥依然笑着，死了的姥姥依然宽容着我，这就是姥姥。我从来没想过姥姥也会有老的那一天。从我记事起姥姥就是个梳着小纂儿的老太太，几十年了不曾年轻也不曾衰老，直到有一天哥哥从泰山给姥姥买回来一根写满寿字的拐杖，姥姥如获至宝，我才意识到——姥姥老了。老了的姥姥盘腿儿坐在床上说着说着话就睡着了。宽大的落地窗下，太阳一照就是一整天。下班回来，我经常逗姥姥：“又搂着太阳

睡了一天吧？”姥姥的脑子没老：“是它搂着我睡了一天，不是我搂着它。”“人家太阳那么大的官儿会主动搂着你这么个普通百姓？”“这就是太阳的好哇，谁都赶不上它公平，不偏不向，不歪不斜，对谁都一样，给你多少就给他多少。”担心月亮出来姥姥不困了，结果姥姥又陪月亮结结实实睡了一晚上。这么连轴地睡，还不很快就睡过去呀？我害怕了。我试过，一上午陪着她又说又笑她会一直不睡。于是我给她分配了工作。我家定了三份报纸，一份《新京报》，一份《北京青年报》，每周还有一份《南方周末》。我跟姥姥说这三家报社回收旧报，凡是看过的，你按大、小张和有图片、没图片的分类叠整齐。“每天的工资是十五块钱，你做不做？”姥姥想都没想：“做，做！闲着也是闲着。”这是姥姥一生的第一份拿工资的工作，九十七岁的姥姥开始挣

钱了。每天十五块，一个月四百五十块，姥姥的欢喜不亚于我挣四百五十。有了自己挣的钱，看着阿姨去买菜，姥姥顺手掏出十块二十块的塞给她，“捎个西瓜回来，挑个大个儿的”、“买点排骨吧”。姥姥想用自己的钱帮我拉扯这个家，从前我们给她的钱现如今都变成日元了，有多少好像也不值钱。这是姥姥一辈子的心愿和纠结呀，她多想用她的钱帮帮我，她多想用她的钱帮帮她要帮的那些人呀。我怎么早没想到这些？只想给她大把的钱她就高兴了。自己挣的钱和别人给的钱多么不一样啊，四百五十块钱换来了多少快乐啊。我真聪明！可惜这份聪明晚了。姥姥越来越糊涂了，有时把《南方周末》叠进《北京青年报》里，又把《北京青年报》混进《新京报》里。我吓唬她：“有你这么不认真的员工啊？你这是上班，又不是家庭妇女干家务活，要严格要求自己。”姥姥真是个好同志，从那以后再也没错过。她的办法是数大字，《北京青年报》是五个大字，《南方周末》是四个大字，《新京报》是三个大字。

我无利于人，谁肯助我

李鸿章扑通跪倒，连连磕头，禁不住泪流满面。回到大营的李鹤章见二哥哥满脸喜色，不由问道：“哥，莫非有什么好事落到了我们头上？”李鸿章按捺住满心的喜悦，小声说道：“恩师临时决定，让我们去援上海。”一听这话，李鹤章也颇感意外：“哥，我听说，制帅大人不是准备让左抚台去援上海吗？”李鸿章喝了口茶，静静地说道：“哥把长毛绘制的江苏全图送给了恩师。季荃，你把哥的话记到心里：天下熙熙攘攘，皆为利尔，我无利于人，谁肯助我。这是功名中人必须牢记的法宝啊。”第二天，李鸿章继续操练自己的五营人马。他知道，救援上海是自己独立成军的最佳机会。曾国藩则一面飞檄薛焕，一面开始着手从各军抽调人马以补充淮勇。八营湘勇陆续从四面八方开到安庆。到了年底，载淳生母慈禧皇太后策动东宫慈安皇太后，联络在京师主政的恭亲王奕訢，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宫廷政变，史称祺祥政变。咸丰帝遗命的赞襄八大臣一夜间被逮问，授奕訢为议政王，定两宫太后垂帘听政，改年号为同治，定第二年为同治元年。

此时上海已经危在旦夕，陆路行军赶过去肯定缓不济急，长江水路又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，李鸿章的淮军如何才能快速到达上海呢？同治元年(公元1862年)三月中旬，七艘洋轮喷着浓烟，鸣着响笛，缓缓停泊在安庆码头。军兵正诧异间，钱鼎铭兴高采烈地走下船来。原来，上海的官绅和英国驻上海的那些领事、官员商量以后，决定租用外国火轮船，把安庆的淮军运到上海来。这不仅让李鸿章感到意外，曾国藩本人也始料不及。钱鼎铭火速赶进城中来见曾国藩，商讨援军起程的具体时间。见过钱鼎铭后，曾国藩当夜把李鸿章召进签押房。施礼毕，曾国藩让李鸿章坐下，又让人给泡了壶新茶摆上，这才缓缓说道：“少荃，上海看样子已是十万火急，你打算何时动身呢？”李鸿章回答：“门生已是准备停当，只等恩师令下了！”曾国藩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替你翻翻黄历，找个宜于出行的黄道吉日。不过，我还有几句话要问你。上海不同于这里，也不同于湖广，现在的江苏巡抚衙门就挤在上海。除了薛焕，还有洋商和洋枪队。你到了上海之后，想怎么办呢？”李鸿章想了想答道：“恩师容禀，门生大胆以为，门生此次赶赴上海，只是助剿，是客军。无论巡抚衙门也好，洋枪队也好，他们要难为门生，门生只给他们一个不理也就是了，他们能把门生怎么样呢？恩师，您老以为门生这么办行吗？”曾国藩苦笑一下答道：“我与洋人打交道的时间短，不知你适才所讲的行不行得通。”“但我以为，你到上海之后，无论哪方面势力，你都要善加利用。我知你势单，已替你奏调翰林院编修刘秉璋为你帮办军务。我希望的，就是你配合薛焕和洋枪队，尽快收复苏、松等已失州县，打出你李少荃的威风。只有这样，我才好在上头说话。其实，薛焕不足虑，洋人倒值得你费番心思。洋人一贯心性不定，往往心口不一。用得好，是利器；用得不好，反为他所害。关于这点，你一定不能马虎。”李鸿章忙答道：“恩师的话，门

生都已记在心里。”曾国藩起身打开身旁的竹箱子，从里面拿出一个油纸包，小心地把纸包打开，却原来是汉丞相诸葛亮所著《将苑》一书。曾国藩用手指着书说道：“少荃哪，这部宋版《将苑》，是我当年典试四川时在南阳所得，我一直藏到现在。你如今要去上海，我思虑再三，实在没有什么好东西可送，只能用它聊以充数了。”李鸿章急忙离座，双手捧起书说道：“恩师把爱物见赠门生，足见恩师对门生的关爱。门生还有一请求，恳望恩师应允！”曾国藩一愣，笑问一句：“少荃，还有何事？”李鸿章道：“恩师容禀，门生跟随恩师日久，情同父子。如今，恩师遣门生去援上海，门生不敢不从，门生恳请恩师能再送门生几个字。门生远离恩师，若门生想念恩师的时候，也好拿出来聊以自慰！请恩师应允。”曾国藩笑着哦了一声，略一沉吟，便挥毫在一张八行纸上写了“大道无常”四字，落款是“湘乡曾涤生与少荃共勉”。

33



《李鸿章发迹史》

◆出版社：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
◆作者：汪衍振

从政40年，遭遇创纪录的800多次弹劾，面对无数或明或暗的对手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风暴，李鸿章总能从容地走到最安全的地方，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；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宝座上一坐25年，权倾天下。本书全面揭开李鸿章40年稳如泰山的宦海谋略。

大清第一权臣，一直被弹劾，谁也扳不倒的为官之道

锅里的没了，碗里的也没了

31



《非婚勿扰》

◆出版社：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：琉特琴

小说《非婚勿扰》关注的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，讲述了一对步入社会的80后恋人，面对着失业、失恋、啃老一系列压力，不得不在爱情和面包之中作出艰难选择的故事。

“你别自欺欺人了行吗？别跟我扯你跟徐卉几年前那点暧昧不清的关系，都是成年人了谁骗得了谁啊？李佳楠当初算计得一分钱掰成两半花为的是谁？不全都是为了你？”顾新宇可不吃周子阳这一套。“你感到有压力，其实说白了你就是虚荣，虚荣加自私！你在别人面前装可以，少在我面前装相，周子阳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到底为了什么？你现在又惦记李佳楠是因为什么？”周子阳无话可说，顾新宇将他的伤疤毫无保留地揭开。“你自己掰掰手指头算算，从趾高气扬地去创集团，到现在灰头土脸地回来，一共才几天？徐洪波那种雁过拔毛的人能够轻易到别人动他的财产吗？徐卉那种精到骨头里的女人会轻易承诺婚姻吗？别当自己是情圣，谁都比谁多不了二两心眼，现在你想回头，锅里的没了，碗里的也没了，你以为李佳楠会原地停留等你回心转意？想要徐卉的家世和风情，也想要李佳楠的贤惠和专一，这世界上没有那么

完美的女人，有也轮不到你！”这一晚周子阳不知道自己抽了多少支烟，顾新宇的话在他的心里不断翻演，不断徘徊。周子阳一早便递交了辞呈，离开了创集团，他的离开出乎了徐洪波的意料，但他仍旧很快批准了这封辞职信。跳出了这个圈子，周子阳才清晰地感觉到，这些并不是他想要的。他想起顾新宇跟他说起，他离开后李佳楠昏过去那晚的事情，他心里不停抽搐，所有的美好都被他想起，但所有的一切都成为过眼云烟。李佳楠刚一出办公楼，就看到周子阳在一楼的前台处等她，略有错愕，可她的脚步并未因此停留，出了门李佳楠直接上了程刚的车。周子阳看着她离开的背影，心中无限怅然：当初我跟着徐卉离开的时候，她是不是与我有同样的心情？李佳楠没有想到周子阳居然会直接找上门，尽管她不知道周子阳想要做什么，也不想去知道，但她仍旧有些心不在焉，让程刚有些不解。

“佳楠，怎么了？今天工作不顺心吗？”李佳楠恍若醒来一般，“没什么，可能是太累了。”“你太辛苦了，佳楠，答应我，等咱们结婚之后，你就安心在家休息。”程刚笑着说。“我还是希望在外工作，长时间呆在家里的人容易与社会脱轨。”李佳楠反驳。“你在家也一样可以做事，比如养养花，养宠物，或者美容、购物，这些都可以，不一定非要上班吧？”程刚抓着李佳楠的手，“我希望回到家就能看到你微笑着来开门，或者闻到你做的香喷喷的饭菜，这是我最大的愿望，让我觉得在外多么辛苦都值得了。”“别强迫我，你了解我的性格。”程刚听出她的语气似乎有些不满，“我没有强迫你的意思，我只是认为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应该是最好的，如果你不愿意的话，不如我再给你介绍一份轻松一些的工作吧？你目前的工作强度太大，我真的很心疼。”

李佳楠的表情和语气有些缓和，她知道是自己的情绪在作祟，“让我考虑考虑好吗？我希望做自己喜欢的事。”“好，等我挑选几个适合你的岗位，让你来挑，你想做什么行业？”程刚眼神中充满了宠爱。“只要是文化行业都可以。”李佳楠思索片刻划出了一个范围。“我尽快替你安排。”“今天周子阳到我公司楼下等我。”“什么？”聂美娜的嘴张得像个噎了个鸡蛋的青蛙，“佳楠，你不是心软了吧？他也太不要脸了，程刚看到他了吗？”李佳楠摇头，“程刚没有看到，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”“我听说，他倒插门的日子过得很不顺心，简直就是惨不忍睹。”“哦？”李佳楠有些意外，“徐卉当初信誓旦旦地跟我说，她会给周子阳想要的一切。”“徐卉？”聂美娜冷笑，“徐卉再怎么有本事，她上面还有个爹呢，寄人篱下的滋味儿就那么好受？你还不了解周子阳的心高气傲，性格还有些孤僻。”“这倒也是，他的性格很敏感，不适合去给人低三下四当孙子使唤。”

我们是谈不起恋爱的80后